

大卫 著



# 一手苍莽

FISHOUCAANGMANG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# 一手苍茫



大卫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二手苍茫/大卫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 
2004. 1

ISBN 7-222-03916-3

I. 二... II. 大...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  
国—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111203号

责任编辑: 周 非

装帧设计: 西 里

责任印制: 刘伟能

|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  | 二手苍茫                   |
| 作 者    | 大 卫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   | 云南人民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|
| 发 行    | 云南人民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|
| 社 址    |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         |
| 邮 编    | 650034                 |
| 网 址    | ynrm.peoplespace.net   |
| E-mail | rmszbs@public.km.yn.cn |
| 开 本    | 787 × 960 1/16         |
| 印 张    | 22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  | 300千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  | 200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     |
| 印 数    | 1-5000                 |
| 排 版    | 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          |
| 印 刷    | 昆明西站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    |
| 书 号    | ISBN 7-222-03916-3     |
| 定 价    | 30.00元                 |

尊敬的读者: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  
发行部电话: (0871)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(邮购)

# 一心幽默，二手苍茫

车前子

我原则上不与个头高块头大的男人往来，除了女性。我相反还喜欢个头高的女性，看着就是享受，挺拔的一株水杉，即使又是块头大的，也不难受，无非是水杉上多压了一点雪。瞧瞧女性，都是美的。与个头高块头大的男人在一起，处处透着股麻烦，他在我前面了，是墙；他在我后面了，是门。我既不能穿墙而过，也不能破门而入，只得怀抱退避之心。

不幸的是大卫恰恰是既高也大的男人，所以刚开始和他接触的时候，我是颇为敬而远之的。后来交流了几次，竟然得意忘形——忘了他的个头块头，以致于有了几分投缘，从此觉得他墙尽管还是墙，门尽管还是门，但这墙是透明的墙，门也是打开的。

他坦诚，知道好，放松，有敬畏之心，会笑。尤其是会笑，我们几个人是会笑的？

大卫让我给他的散文随笔集写个序画个插图，我一口应承，插图无非是在他透明的墙上涂鸦，写序无非是从他打开的门里往内瞅——散文随笔这种文体，实在是一个作家的卧室，盖什么棉被，垫什么凉席，床头柜上有什么物事，枕边有什么书籍，我是有兴趣看人睡觉看人做梦的。

我几乎看到大卫是垫着凉席盖着棉被在做梦，梦也就在冷冷热

热、下冷上热、半冷半热和不冷不热之间。大卫的这本散文随笔集里冷的是冷嘲热的是热讽，不冷不热的是咬紧牙关的幽默。幽默到可以咬紧牙关，方能会心一笑、会心一想。我笑了，也想了，很好。

大卫的这本散文随笔集叫《二手苍茫》，这名字我喜欢。里面有点调侃，有点自嘲，也有点无奈，但这一切却又洒脱得很！从不调侃从不自嘲的人，肯定是缺乏风趣的；而洒脱之中以无奈打底，就有拙之大美。宁拙勿巧，这是文章道理。《二手苍茫》这名字，颇有魏晋风度，因为魏晋风度实在是二手风度，也就耐人寻味。阮咸的《与姑书》只一句话，（有人说可能散佚）“胡婢遂生胡儿”，我是相信《与姑书》就这一句话的，多么饱满，让我悟到文章的做法。“遂生”，文章就是遂生之物，读了大卫的《二手苍茫》，加深了我的这个感觉，所以我觉得大卫的文章写得真的好——不是胎死腹中，（有的人的文章你读了觉得想法很好，但没有写好）不是先兆流产，（有的人的文章你读了觉得写法很好，但没有想好）是遂生，也就是终于生了、不得不生了、就这么生了。

大卫的文章，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题目取得都讲究，有声有色，惟妙惟肖，不是涮羊肉片儿，是羊肚头，咬着筋道，嚼着提神。我抄几个，你们看看：《人民需要便宜》、《一筐浪漫主义的桃》、《骑墙钓鱼的人》、《现场直脖》、《挣扎着出洋相》、《望绿一棵树》、《户口在，不远游》……真是太多了，我来不及抄。这些题目，暴露出大卫的天性：他是一位诗人。大卫的诗，我只要见到，就会一读；大卫的散文随笔，我有时候见到了也不读。这次他让我写序，我集中地读了一遍，竟发现——他甚至比他的诗写得还好，起码是更自由，能够八面出锋。他的诗无疑是笔笔中锋，但有时候锋偏一点好看。但偏锋的使用比中锋更难，中锋是可以做出来的，而偏锋往往是天性。诗人老写诗，会把自己给写闷了，写闷了还不察觉，还以为自己挺厚重的，所以下一下散文，偏移一下进口，释放释放心情。但大卫却有点不同，他是一位诗人，也是位散文家。这样一想，觉得大卫不无自负，我差点被他给蒙了，所谓“二手苍茫”——我愿意把“二手”读成“两手”——实在是一手诗歌，一手散文，诗歌也苍茫，散文也苍茫。苍

茫是我们美学里的神品，自负也终究是一种可贵的品质，作家不自负，回家种红薯，如果还有一块自留地的话。

在我看来，散文随笔并不是学问，或者说文化，它的本质是艺术，它要的是想象力，不妨任性，不妨意气用事，不讲究准确，如果讲究准确的话，也是感觉的准确。写散文随笔的时候脾气大一点，反而是一种教养。

大卫尽管个头高块头大，但身手敏捷，为文常常一挥而就。是为序。

二零零三年初冬，目木楼头

## 目 录

### 第一辑 一筐浪漫主义的桃

- 吻忘我 /3
- 鹅毛笔与大拇指 /6
- 暗示 /10
- 卖花姑娘 /12
- 邻居 /15
- 请给我配一把枪 /18
- 请把你的证件拿出来 /20
- 人民需要便宜 /22
- 敲门 /24
- 一筐浪漫主义的桃 /27
- 我又看见了他们 /30
- 在夜行列车上 /32
- 为了心中那不死的梦想 /34
- 辽阔 /36
- 掌声响起来 /38

### 第二辑 绝对找钱

- 通讯录 /43
- 关于幸福 /45
- 骑墙钓鱼的人 /48
- 一分钱也不给 /52
- 无需证明的爱 /55
- 短消息 /58
- 东在东的东边 /60
- 现场直脖 /62
- 听球 /65
- 是谁驮着天空在飞 /67

- 你就说你没钱 /69  
绝对找钱 /73  
二手苍茫 /75  
你还得站起来 /78  
怎样把一头羊送出去 /80  
中关村 /83  
哪怕你将发誓进行到底 /86  
咚锵咚锵咚咚锵 /88

### 第三辑 热爱生活的前提

- 木匠 /93  
面子与肚子 /95  
汉语的幽默 /99  
标语 /101  
灰溜溜 /104  
我的理想 /106  
偏方 /108  
我与纤纤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/110  
天气预报 /113  
施舍 /116  
挣扎着出洋相 /118  
一瓶墨水 /122  
望绿一棵树 /124  
今夜无人盖被 /125  
没有快乐,只有快感 /127  
科学家、房子、至少一千字 /129

### 第四辑 户口在,不远游

- 昨夜我睡着了 /133  
微不足道 /135

- 一滴水 /137
- 小树林 /139
- 链接生活的十九种方式 /141
- 在胶片的皮肤上搔痒 /152
- 别让链条在你那儿断了 /154
- 在别人的房子里做梦 /158
- 旅游是爱的艺术 /161
- 吉米吉米,来吧来吧…… /163
- 最后的作料 /165
- 热爱生活的前提 /167
- 户口在,不远游 /169
- 纸条 /171
- 钱包 /174
- 知识分子与狗 /176
- 王小波:黄金时代的浪漫骑士 /180

## 第五辑 心疼的底线

- 括弧 /189
- 什么样的疯来什么样的景 /193
- 欠揍的时尚 /195
- 广告时代 /198
- 娱乐圈,比鸡窝还乱! /201
- 新概念写作 /210
- 心疼的底线 /212
- 我为什么要学习英语 /216
- 没车偷着乐 /218
- 怎样度过一个夜晚 /220
- 悲悯的档次 /223
- 2001,跳来跳去 /226
- 最该检讨的是谁 /229

纸条、大腿、传呼机…… /231

我为什么太在意 /233

研究生与菜刀 /235

精简与简精 /237

没什么可惊诧的 /239

## 第六辑 对面的窗户看过来

对面的窗户看过来 /243

数字化人生 /245

我赞美那些没有举起的手臂 /248

我骂故我在 /250

王海的脸皮有多厚 /252

提高水的身价 /254

穷人过年 /256

技术的尴尬 /258

及格了才能当爸爸 /260

“当我像陀螺一样旋转……” /264

不说人话 /266

被幻想的与被包装的 /268

假如没有娱记 /270

谁该戴口罩 /272

恭喜恭喜恭喜你 /275

此唇已消毒 /278

重金之下必有处女 /281

战争与美女 /284

## 第七辑 拯救乳房与提醒恐惧

富的是哪半截 /289

逼人发财 /292

治理贪官下半身 /295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从二尺红头绳到凭啥不能鼓掌      | /300        |
| 一生要填多少张表           | /303        |
| 听来听去               | /307        |
| 手工劳动者              | /310        |
| 谁拎走了你的菜篮子          | /314        |
| 谁该学习进入二十一世纪        | /316        |
| 是什么打在我的脸上          | /318        |
| 可敬的耻辱              | /321        |
| 可怕的表扬              | /324        |
| 仅有记忆是不够的           | /326        |
| 拯救乳房与提醒恐惧          | /328        |
| 喝酒                 | /331        |
| 痛快                 | /333        |
| 头发                 | /335        |
| <b>北京的外一首(代后记)</b> | <b>/339</b> |

第一辑

一筐浪漫主义的桃



# 吻 忘 我

有一个词很美：以吻封缄。美到何种程度，无需我再饶舌。尽管在洁癖主义者看来，这有些不大合乎个人卫生，特别是在细菌无所不在的今天，但，谁又能否认，正是这个词的存在，使吻——这个忽儿名词忽儿动词的词，闪烁出钻石一样的光芒。

相信所有的爱情，都要经过吻这个关卡——这样说，指的是古代，相信那时的两个有情人，一张嘴如果想与另一张唇，进行对接，其难度不亚于今日一流的显微外科大夫把一根断了的手指，重新接上。所以，也只有古人才会写出“山无陵，江水为竭，冬雷阵阵，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”之类感天泣地的句子。

今人不同了，现代的吻，失去了感情关卡的困难指数，接吻不再是一种心灵的攻城拔寨，而是简单得如履平川，嘴到擒来。如果说它也有难度指数的话，那也顶多是一个欲望的传达室而已：我要吻你了，亲爱的，请把你的激情（不必是真情）拿出来，把你皮肤（不必是心脏）上的电拿出来，把你的“力比多”（没有力比多，有瓶装的肾上腺素也成）拿出来，把你舌尖尖上的蜜（没有蜜，糖精也可凑和）拿出来……

被心爱的人吻，无疑是最幸福的一件事，更重要的是，这种幸福，具有很强的私密性，至少，不应该像范进中举一般，疯狂地张扬。记得张学友有一首歌，叫《吻别》，“我和你吻别，在无人的街”。现在看来，这句歌词已经大大地落后，至少，这是初级阶段的“爱情菜鸟”之所为，真正的高手，早已百炼钢化为绕指柔，就像手机刚兴

时，怕自己拿的那个大砖头没人看见，非得跑到热闹的地方去“喂喂喂”地人来疯一样。现在的爱情高手（应该叫接吻高手）早已到了“虽千万人，吾往也”的地步。

如今，接吻也越来越年轻化，最近坐车，就见两个小小的乘客，我不知道他（她）们的名，姑且称之为，男同学与女同学——男同学与女同学当然是并肩而坐的，但是，后来，女同学却坐到了男同学的怀里。如你所猜，他们旁若无人地亲起了嘴，如果光亲嘴倒也罢了，关键是一边亲还一边喃来喃去：I love you……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你真的不能相信，这是两个正在上学的中学生。如果不是他（她）们亲热得让我怀疑，我肯定会以为这是两个勤奋好学的中学生，在放学回家的公交车上抓紧时间进行英语情景对话练习呢！

最可恶的是，接吻的商业化，我说的是，不时见诸报端的，某对恋人（姑且称之为恋人），在某某商场举行的接吻大赛中，一吻惊人，以×小时×分，击败众多参赛选手，获得冠军。据说，接吻的吉尼斯世界纪录，也不断地被这样那样的人——不，是这样那样的嘴唇——刷新。人类的可恶就在这里，再神圣的东东，都可以被拉下水，都可以创纪录，并让后来人破。一破再破的结果，恐怕是唇干舌破，接吻看来也是一项力气活儿，身体不能不好，具体的零部件更不能不好。

有多少吻与爱有关？

如果两张越贴越近的脸，并不是因为爱情的向心力，而是风中的两片树叶，风来时，相依相偎，风过后，各自东西——若果如此，那么，我们又到哪里去找纯洁的吻，深情的吻，坚定不疑的吻，一定终身的吻，不顾一切的吻，就此别过的吻……这样说，并不是意味着，我是一个“吻的卫道士”，（怎么听起来那么别扭）而是想说明一个观点，至少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吻，不应该是流水对落花的吻、浮云对树梢的吻，至少，吻，不应该随便与轻易。吻，还是不吻，这是一个问题。

我曾经把一种学名叫勿忘我的花，故意地错叫成吻忘我。现在看来，我是叫对了。吻忘我，应该有两层意思。一是，非常投入地吻，达到了忘我的境界。相信，这种境界，许多人都能达到，因为，接吻

早就从古时候的感情活儿变成现代人的一项技术活儿，其难度系数不大，大街上随处可见的，抱得像一个人似的一对对就是明证。再一个就是，吻不再是爱情的标记，它只是现代人从肉体走向肉体的一个前奏。就像一个人用唇，在另一个人的唇上，盖的一个图章，没有感情的印泥参与其中，所以，你在对方的唇上也就留不下任何印记。“空口无凭”，如果毁约了，你急也没有用，吻忘我——如果吻了我，你就忘了我吧。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愿意给这篇文章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，那就是，正因为吻越来越成为生活秀了，我们才更应该对之进行拨乱反正，终有一天，在我们的爱情词典里，在吻的词条下，是这样注释的——

吻：指两张嘴唇相交，是人类的爱情课间操之一，它的引申义为，彼此的承诺与坚守，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的生命中，庄重地扣下了爱情的图章，这是两颗心，互相留下的戳记。

天与地深情地相吻，留下了太阳这个灿烂的唇印。

## 鹅毛笔与大拇指

我固执地相信，最初的情书是由一个诗人来写的，用的是一枝鹅毛笔，他并没有蘸着比相思还要蓝的墨水，也并不是写在洒满香水的信笺上，我相信他一开头并没有说“亲爱的”，也没有说“阿姨拉我油”。他的开头应该是这样的：“……风从远处吹来，一个人走在河边，河水打湿了我的裤脚，月光的小蹄子踩着树叶，有一片，啊，不，两片树叶，被踩了下来。你不来，今晚的月儿还亮给谁看……”我仿佛看到他在秋夜的露水里，瑟瑟发抖的样子，心上人还没有来，他就把鹅毛笔，蘸在水里，一遍又一遍地书写，用的是河滩这片散发着泥土馨香的稿纸。

在李商隐的诗中，情书更是被形象化了，它不再是毛边的道林纸，而是由道林纸羽化而成的一只又一只青鸟。但，世事变迁，现在，那些青鸟，像东北虎、大熊猫一样，已变成濒危动物了。到哪里还能找到情书的影子？到哪里还能找到写情书的人？通过邮递员，递到我们手里的，大多是电话缴费单、牡丹卡消费结算收据、世界名人录入选及缴费细则、快速养猪术最新信息、交通违章罚款通知、三天增高五厘米……别说情书，就是现在大学生写给父母的信，往往也只有两个字：寄钱。如果再多写两个字的话，就是：速速寄钱——你看我这是什么时代的眼光，谁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早就不写信，一个电话，要多少钱，在三分钟之内绝对搞定——包括拨号时间。

现在是E时代，据说，E时代的标志之一，就是无纸办公——当然也无纸办私——给亲爱的人写信，鼠标一点，上网即可发电子邮件